

大洋洲文学

DAYANGZHOU WENXUE

(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大洋洲文学

DAYANGZHOU WENXUE

(1999 年第 1 期 总第 19 期)

主 编 陈正发

副主编 张 明

顾 问 马祖毅 洪增流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洋洲文学(2)/陈正发主编.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1

ISBN 7-81052-310-4

I. 大… II. 陈…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大洋洲 IV. I60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8003 号

大洋洲文学(2)

陈正发 主编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码 230039)	印刷	中国科技大学印刷厂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发行部 0551-5107784	照排	合肥市女娲照排中心
责任编辑	高兴	开本	850×1168 1/32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张	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字 数	205 千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1052-310-4/I·30

定价 12.5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大洋洲文学 '99/1

目 次

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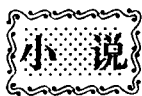
- 库纳尔都(长篇选载) (澳大利亚)凯·苏·普里查德
曹 萍 译(1)
- 暴风雨 (新西兰)罗德里克·芬利森 詹春娟 译(130)
- 胡椒树 (澳大利亚)戴尔·斯蒂芬斯 黄媛媛 译(139)
- 湖边 (新西兰)丹尼斯·麦克多尼尔 孙 亚 译(146)
- 最后一次 (所罗门群岛)约·摩·弗盖伊 曹 懿 译(149)
- 沃达和两个小偷 (所罗门群岛)约·维利亚 曹 懿 译(153)

诗 歌

- 澳新俳句选译 马祖毅 译(157)
- 论俳句(外三首) (澳大利亚)安德鲁·兰斯当(157)
- 俳句:弗里曼特尔海湾 (157)
- 农场俳句 (157)
- 鸟俳句 (158)
- 俳句 (新西兰)鲁斯·达拉斯(158)
- 西藏 凯瑟琳·梅尔(159)

评论

- 试论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现代主义 范祥涛(160)
- 澳大利亚文化与澳大利亚文学 王晓凌(171)
- 澳洲文学中的伙伴情谊 姜 华(184)
- 论弗菲《如此人生》中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特征 夏 敏(190)
- 她能征服丛林吗
- 评芭芭拉·贝恩顿短篇小说《被上帝选中的人》
- 与亨利·劳森短篇小说《赶牲畜人的妻子》 高婧婧(200)
- 象征手法在《胡椒树》中的妙用 黄媛媛(207)
- 超越平凡
- 评象征手法在《人树》中的运用 杨 玲(213)
- 身之安居,心之定所
- 斯坦一生的追求 张红霞(219)
- 凯特·格雷维尔与她的女权主义作品 张红艳(227)
- 亦幻亦真,情难自禁
- 评伊丽莎白·乔利的杰作《代理母亲》 姜 敏(235)
- 约翰·马尔根和《孤独的人》 张 明(243)
- 新西兰殖民社会的生动画卷
- 从简·曼德两部小说的比较
- 看其乡村小说的艺术特色 胡 健(252)



库那尔都

[澳大利亚]凯·苏·普瑞查德

曹 萍 译

第一章

库那尔都唱着歌。黑漆漆的灌木丛低垂着乳白色的小花，她坐在下面，咔哒咔哒地敲着两根小树枝，唱道：

“袋鼠来了，踏着晨光，
越过山岭，来到牧场……”

一遍又一遍，美妙的旋律像溪水流过干涸河底光滑的卵石，细碎清脆，飘然远去；时而萦绕，时而滑落，歌词急促地聚集，然后又惊恐地倏忽消逝，她好像在对自己私语、呼喊，对牧场上准备进食的袋鼠心存敬畏，黎明的微光中袋鼠的小脚在舞蹈跳跃。

“袋鼠来了，踏着晨光，
越过山岭，来到牧场，
早餐之前，小脚跳跃。”

门廊边灌木的黑影里传来几声鸟鸣，夹杂着小树枝咔哒的敲打声。库那尔都根本不应该待在那儿，波纹铁皮盖顶、土坯砌的长房子和木堆旁树枝搭成的棚子里，人们都已入睡。但是库那尔都不想睡。

这是一个约莫9岁的土著女孩，只见她身着褪色的蓝裙子，坐在那儿，黑黑的皮肤，金黄的头发和深陷的眼睛与树影溶在一起。她敲打着、吟唱着、凝视着这片原野，广漠如磐的红土地上覆盖着铁石粗砾，在她面前伸展开去，远处淡蓝的天空下灰绿色的无脉相思林，仿佛是镶上了一圈毛皮边。

没有一丝风。虽然轻便马车棚、堆马具的屋子和打铁铺的顶棚都在热浪中颤抖，风车却挣扎着僵硬的身躯和天空作对，扇叶一动不动。旷野上的石子在明澈的白光里闪烁、晃动。

园子旁一棵枯树的虬枝上，一只顶着羽冠的鸽子似乎也在凝视这片原野。它蹲在枯枝的阴翳下，尾翼展开成舵状，晃来晃去。

黄色的飞蛾从桉树的白花上飞下来，带着干草和蜜汁的芳香，给库那尔都带来一丝困意。她已下决心不睡了，而是注视着原野，想第一个看到从纽尼瓦拉来的马车。

她的眼睛随着飞蛾飘忽不定。她能看见低矮阴暗的小屋坐落在井边。很久以前，格那勒部落在离小溪不远的地方挖了一口狭小的深井，人们称它“库那尔都”，一口黑暗中的井，或是阴影中的井，库那尔都就出生在井附近，由此得名。那些简陋的小屋是她的族人住的地方。

沿着整个干涸的河底，桉树的枝干呈白垩色，小河那边，裸露着的红色是高耸的犬牙般的山脊，稍微低一点的山坡上铺满了黄褐色的三齿稗。明天从纽尼瓦拉来的马车将载着休越过小河，翻过山岭，沿着旷野上蜿蜒的小路，走啊走，穿过辽阔的乡野。乡野上生长着沉寂了很久的相思树，它们高耸挺拔，像金属一样反射着光辉，沐浴着阳光。走啊走，比库那尔都可以想象的还要远，在大山蓝色脊背和相思林的那一边，还要远，再远一些，直到大海。

“越过山岭，来到牧场……”

库那尔都的歌声里夹带着呜咽。休要去那么远的地方，离开那么长的时间。她带着所有的恐惧大哭起来，她的思念无法追随

着休要去的地方。

“袋鼠来了，踏着晨光，越过山岭，来到牧场！”她抽泣着，黄色的飞蛾在她眼前上下飞舞，翅膀上的黑斑忽隐忽现，与袋鼠的小脚和落花的白蕊嬉戏。袋鼠的小脚、鼓动的翅膀、落花的丝蕊在她面前织成一张昏昏欲睡的网。微弱尖细的声音困倦地从她的鼻子里钻出来。库那尔都脑袋耷拉下来了，丝一样乌黑卷曲的睫毛垂向脸颊。她的歌声渐渐变弱了，忽而又如疾风骤起。

库那尔都摇晃了一下坐直了，她下决心不睡了。

但是，除了园子门前枯树上那只高冠鸽的尾巴，她面前广阔无垠的旷野没有一丝动静。鸽子蹲在树上，红色的爪子紧紧地抓着细枝，尾巴晃来晃去。

“袋鼠来了，袋鼠来了……”

库那尔都握紧一直抓在手里的小树枝，敲得更快更用力了，她非常想就这么清醒着，好在休从屋里跑出来的时候和他玩。

他明天不是要走吗？去上学？他们再也不会再在风车附近的园子里玩耍了，圈子里种着贝西夫人引以为自豪的清亮亮绿油油的蔬菜——一排排卷心菜、萝卜、莴苣和洋葱。黑人们喊她姆迈，因为休一会说话就这么叫她。姆迈在他们方言里是父亲的意思，很久以前泰德·瓦特去世后，贝西夫人就成为维持里巴的女主人，既当爹又当妈。那时休还不会说话，实际上他刚出生不久。

鸽子扇动着灰丝绒般的翅膀飞走了，它看见了什么？哇！是休穿过厨房跑进了游廊。

一看见休站在游廊上，库那尔都就停止了唱歌，休是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小男孩，刚洗过澡，一条洗得几乎没有颜色的破旧裤子扎在印花布衬衫外面。

“快过来，库那尔都！”休喊道。他远远地叉开被太阳晒得红通通的小腿，仰着晒黑的小圆脸，翘着粗短的鼻子，一双蓝眼睛非常自信、跋扈。他在到处找库那尔都，知道她就在附近，果然，他看见

她从黑漆漆的灌木丛里钻了出来。

“我来了，休。”她喊了一声。

她开始跑，两人一起朝菜园的推转门飞跑。贝西夫人的绿地外面是一圈铁丝栅栏，他们提起栓门的铁环，溜进园子。又有两个孩子从营地飞跑过来，是一个高大粗壮的男孩和一个胖胖的小女孩，女孩比库那尔都小一点。他们把休和库那尔都推开后复转回来的门又推开了，也进了园子。

“喂，伙伴们，”休的声音响起，尖细清脆，“看我的！”

他跑动着，在一小块刚耕过的红土上来了个倒立。黑人孩子们尖叫着爆发出一阵喝彩声。

“现在轮到你了，库那尔都！然后巴迪，然后小胖虫。”休命令着。

库那尔都跑起来，蓝色的裙子裹着两条细腿。她倒翻身子，两腿在空中摇晃。休兴奋地大喊大叫：

“好样的！好样的，库那尔都！”

“巴迪？该巴迪了吗？”小胖丫头大叫着，激动地蹦蹦跳跳。

“不，下一个是瓦那。”

瓦那，那个大男孩，应声起跑，笨拙地翻转、滚动。他看上去像只猩猩，一双眼睛因患炎症又红又肿，一头乱蓬蓬、脏兮兮的黑头发，身上穿的一条印花布宽松裤本来是白的，现在却因为沾了油渍和红土而呈姜灰色。

“现在，你，巴迪。”

根据人们爱吃的白白胖胖的蛴螬而取名的巴迪几乎跑不起来了，只是咯咯地笑，她在尘土里乱滚的时候，其他孩子欢呼雀跃。

休跑起来，又做了次示范。库那尔都跟着做，轻快、敏捷，两腿在半空中摆动，然后跳下来，抖落金发上的红土。

孩子们助跑、倒立、着地，再弹起，欢乐的尖叫声、咯咯的笑声、急急的愉快的说话声，一遍又一遍地响起，直到玩腻了。忽然，休

又撒腿跑开，边跑边喊：“魔鬼！魔鬼！”小女孩们和瓦那一起追着他跑。

他们绕着园子追逐，跳过卷心菜，在萝卜、洋葱、莴苣地间跑进跑出，藏到姆迈培植的爬满栅栏的藤蔓下面，穿行于风车的长支架之间。巴迪扮恶鬼，然后库那尔都，然后休。整个游戏充满欢乐和笑声，休一直扮成凶猛野蛮、追逐小鸟的鹰神，一个让黑人孩子惧怕的、惊逃的鹰神。

突然，惊慌逃跑的库那尔都站在那儿不动了。

“萨姆来了！”她叫道。

休、巴迪和瓦那一起朝地平线望去，小河渡口附近的树丛里升起一团尘雾。

“萨姆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土坯和波纹状铁皮盖的低长的白房子里，响起一阵蟋蟀声。高高的营地上，小木棚里熟睡的土著女人们坐起来，朝旷野张望。班道格拉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管，弯腰从余火中抽出一根小枝，点着烟。米尼朝渡口观望了一会儿，然后昂首阔步地向房宅走去，她穿着藏青色的粗布长裙，显得高大稳健。

姆迈走出屋子，站在游廊上朝那团移动的烟雾望去。

“米尼！”她厉声叫道，沿着游廊迈着急促的步子走来。她轮廓清晰，身着白裙，脚穿一双黑底高跟鞋。

渐渐驶来的马车扬起旋涡似的尘土穿过旷野，孩子们飞快地跑去打开菜园外的栅栏门。

“是斜眼鲍伯和萨姆。”当马车颠簸着朝他们驶来时，库那尔都说：“啊，可能还有其他家伙。”

到维特里巴来的陌生人太少了，所以看见马车来本身就是一件趣事。萨姆·盖尔瑞对于孩子们来说可不是陌生人，孩子们对他很熟，而他也甚至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高大的老式马车吱吱嘎嘎过来了，咣当一声停在维特里巴的

房宅前面，萨姆回头看了看追着车跑的孩子们。

“那是库那尔都，就是老乔伊·库纳尔拉的小家伙，对不对？”他问斜眼鲍伯旁边的一个土著男孩，“她妈妈叫玛利亚……两年前去世时弄得大惊小怪的就是那女人吧？”

“嗯。”男孩回答道。他接过缰绳，向别处看去，瓦特夫人已出来迎接盖尔瑞了。

第二章

第二天一早，瓦瑞尔达和奇塔里就牵来两匹精神饱满的马给萨姆·盖尔瑞的马车换上，马车又停在门廊前面了。

米尼拎来一只小小黑色铁皮箱子，放进马车，箱子里装着贝西夫人为休准备的衣服，够穿几个月的。贝西夫人出来了，休神气地跟在后面，身着一身海军蓝的毛哔叽衣服，头戴一顶圆毡帽，脚穿一双鞋带系在后面的长统靴，这身新打扮使他看上去非常高贵，他和每个人一一道别。

瓦那、米克、巴迪、库那尔都和乔伊·库纳尔拉，还有班道格拉、品加和老格娜达鲁、部落的祖母，都在那儿为他送行，连巴迪的小狗波里也来了。

萨姆·盖尔瑞吃过早饭，拉着架子从饭厅走了出来，斜眼鲍伯走在他身边，鲍伯脸上略带稚气，他身着沾满油渍的厚毛头斜纹棉布长裤和白衬衫，戴着阿什伯顿式的帽子，脚穿马刺靴子。一些当地黑人说，他住在主人家里。萨姆带着他，扬扬得意，显出一副主人的神情。萨姆是个30岁左右的高大男人，他的肩膀壮实得跟小公牛一样，暗黄色的衬衫一半敞开着，厚毛头斜纹棉布长裤紧裹着大腿，也是暗黄色的，他的腰带上别着马口铁火柴盒、折叠刀和烟管。他懒洋洋地挪着步子，屈膝欠身，一副骑马人的样子。

“哦，盖尔瑞先生，我非常感谢你。”贝西夫人说。

“别客气，夫人。”盖尔瑞答道，“我自己也要去南方，顺便带上

这个年轻人没什么。在我们的马歇过来之前，鲍伯要住在这儿，然后他要去特莫罗，没准他能在那儿闻到金子的味道，说不定哪天就会发大财呢。”

“是啊。”鲍伯心不在焉地哼了一声。他斜着肩，歪着头，仿佛已经在追寻维特里巴北部和东部边界绵延的山峦下闪闪发光的金子了。

瓦瑞尔达和奇塔里站在马头那儿，萨姆点着烟，然后解开系在挡泥板上的缰绳，紧紧抓在那双久经炙晒的粗糙的手里。他小心翼翼地上了马车。贝西夫人吻别了休，把他推上马车，让他坐在萨姆旁边，萨姆的畜牧工也从马车的另一侧爬了上来。

“我们走了！”萨姆声音极大地说。

马车在小路上摇晃着、颠簸着，那匹高大的枣红马时而腾空扬起前蹄，时而后腿一蹬猛窜，腾跃奔跑，但是萨姆·盖尔瑞知道怎么驾驭这些马。他任它们撒野，然后它们就向前奔跑了。过了一会儿，马车、骏马、休、萨姆·盖尔瑞和阿勒都变成一缕红尘，飘曳在泛着珠光的天空和旷野间的晨曦里。

待马车和休走过以后，库那尔都跑去关上了菜园和风车外的栅栏门，转身站在那儿注视着最后一团尘雾消失在渡口旁的树林里。地势渐高的牧场那黄绿色的尽头已经亮了。当马车碾过河床的碎石时，凤头鹦鹉尖叫着飞起来，在旷野上飞来飞去地觅食。

对一个将不在女人眼皮底下、自己独立生活的小男孩来说，告别意味着什么呢？斜眼鲍伯寻思。贝西夫人站在那儿，透过旷野凝视着树林缝隙间马车消失的地方，她的眼睛像冬日的天空，深邃、湛蓝。

“哦，好了，”她舒了口气，坚定地说，“鲍伯，我想他们会在卡拉罗收到邮件的，我已经提醒帕迪·哈德逊照看休。如果萨姆真要饮酒作乐，帕迪会照顾休，并把他送到我的老朋友弗兰森上尉那儿，学校的人会去接船的。”

“那好。”鲍伯不安地回答。

库那尔都已经走过来，站在米尼和其他土著女人旁边。贝西夫人看见她眼睛里一片茫然。

“我们会想念休的，对吗，库那尔都？”她问。

“嗯。”

无声而炽热的爱，充满了库那尔都的眼睛。贝西夫人从那双眼睛里意识到一种和自己一样深的痛苦和折磨。孩子模糊的眼睛，像忠实的动物被遗弃的神情，使她涌起串串思绪，那思绪已萦绕在贝西夫人心头、盘旋在她脑际很久了。

她能看见以后的日子，年复一年，朦朦胧胧地展现在眼前，让她充满恐惧和无限的痛苦，无法触及、无法驾驭的岁月，那么遥远地伸展开去，她的儿子将在里面长大成人，而她自己却不能帮助他、陪伴他、呵护他，她变得那么冷漠。但她身边的这个土著女孩能够做到：她能和他在一起。

休还小的时候，比他大一岁的库那尔都就伺候他陪他玩，很快被他驯服了，非常顺从他。贝西夫人为儿子有这么个伙伴而高兴，在教休读书、写字、做算术的时候也教库那尔都。

一个羞答答、美丽又比一般人聪明的小家伙，这就是贝西夫人曾教过的库那尔都。但是现在她看着这孩子，仿佛发现了她内在的更有价值的东西。贝西夫人为自己能够友善地对待黑人和非常理解他们感到骄傲。虽然，人们都知道，她为玛利亚的事伤过心，但她决不容忍无稽之谈，也不会过于感伤。人们公认泰德·瓦特脾气温和，除非他喝醉了酒。他经不起酒精的考验，稍微喝一点就像阿富汗人或黑人一样发酒疯，狂暴肆虐。

除了贝西夫人，几乎没有人知道玛利亚出了什么事，但她又守口如瓶。据黑人说，泰德喝醉时开枪打死了玛利亚的狗，她纠缠不休，跟他顶撞，拒绝按照他的吩咐做事。泰德把她踢出了门廊，几天后玛利亚就死了，也没人再谈论她。大约一个月后，泰德在卡拉

罗一家旅店的阳台上散步时被人杀了。黑人们认为这是正义之神干的。

泰德死后，贝西夫人继续掌管着维特里巴。事实上，人人都知道，自从她和泰德买下索尔·哈代的全部产权后，她就开始负责牧场的经营和管理了。

萨姆·盖尔瑞喜欢夸口说贝西夫人有些事要请教他，但他知道她的精明足以对付自己那摊子事。他从未怀疑过是她而不是泰德把维特里巴料理得井井有条。盖尔瑞承认，任何时候他都愿意用150万英亩的纽尼瓦拉换维特里巴。

虽然没有人理解贝西夫人为什么嫁给泰德，但无疑她是明智的。她刚开始和泰德来往，开车和他出去的时候还是个小小学教师。他们一起在西北长期过着漂泊的生活，驾着马车从海岸到牧场，到零星散布在阿什伯顿、弗泰斯和德格雷的采矿区。

“泰德粗鲁得像个草包。”盖尔瑞说，“他是外表好看性情温和却不会读书写字的家伙，贝西夫人一笔一画地教他写字。”

她想如果他们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她就能使泰德远离酒馆。于是在他们四处流浪的同时，她也在不断物色。她使泰德愿意放弃漂泊的生活之后，便拿出几年来他们的积蓄，接收了索尔·哈代100万英亩土地的租借权，西至那格勒山、东到特莫罗山脉、南北直达海岸河支流。

当贝西夫人讨价还价时，索尔·哈代已失去了3000头小牛，而且没有钱喝酒了，于是她写了张几百英镑的支票，接管了索尔赖以生存的土地，同时许诺再付几百英镑。她拿出支票，没等索尔有时间改变主意就让他合同上签了字。

泰德从未精心设计、出色完成过一桩像那样的生意。绵延几百里的旷野一片干燥和死寂，甚至那些无脉相思树也奄奄一息了。

可以肯定，干旱让索尔·哈代心灰意冷。但是贝西夫人清楚她在干什么，她看见过草海茫茫的原野，相信天气一定会好转。他们

让索尔跟他们同住，索尔说任何别的地方他都无法活下去，他的根在维特里巴，他想叶落归根。贝西夫人和泰德让他不要拘束，来去随他的便。他也相信他们说的是真心话，大部分时间在游廊过夜，或者住在贝西夫人指定给他的屋子里。

索尔 80 多岁了，耳朵也聋了，他只是随意地逡巡在菜园和院子里干些零活。早年他曾赶着牛从昆士兰边界来到西部，在西北长途跋涉、赶车、装货。年轻的时候，他把挣来的钱全都花在了海滨小镇上寻欢作乐，等支票用完了他就只有回到穷乡僻壤。后来他便拥有了维特里巴，开始养牛。但索尔自己说他不是做牧场主的材料，他游荡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不能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养些小牛，再等它们长大。

“滚石不生苔，转业不生财。”他说，“但伏窝的母鸡也脱毛。”现在他老了，不能再滚动了，唯一的愿望就是待在维特里巴安享天年。

他拖着僵硬老朽的身体四处闲走，好像这块地方仍然属于他。每个人都很迁就他，尤其是贝西夫人，对他的建议极为欢迎。泰德死后，她非常高兴他能住在那儿，她喜欢从老索尔那儿知道点有关这块土地的逸闻和经历；晚上让他讲故事，有时他边讲故事边抽烟，两腿伸开跷在游廊上。

贝西夫人飘忽的思绪，又回到这个站在眼前拉着米尼手的库那尔都身上。

虽然库那尔都不是米尼的孩子，但米尼就像贝西夫人爱休一样爱她。不过，这个小女孩总有一天也要被她米尼的丈夫瓦瑞尔达娶做老婆，就像米尼本人一样。对于库那尔都来说，米尼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她妈妈的位置。

库那尔都的母亲，营地上的人已不再提起她的名字，表明她已经死了。在河的对岸，有一个坟冢，盖着树皮，围着一圈小小的树枝编成的细密栅栏，那就是玛利亚的族人埋葬她的地方。

“我们将把库那尔都领进房宅，教她成为一个女仆，米尼。”贝西夫人说。

米尼的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维特里巴没有比米尼更能干更忠实的女人了。贝西夫人知道米尼会对这么快让库那尔都跟着她学扫地、洗盘子引以为豪的。她们都是金黄的头发、纯正的格拉勒土著部落的血统。贝西夫人的另一个女仆班道格拉是族人从特莫罗山脉的那一边带过来的，她长着浓密的暗褐色头发，而米尼的头发是粗麻稍的颜色，只有发根是黑的。库那尔都的头发刚洗过时蓬松柔软，呈波浪状，渐渐变成金黄色，像草原上的野草。

贝西夫人初次遇见这些金色头发的土著女人时惊讶极了，心想她们是混血人或是有白人血统，不久她像别人一样知道她们就是本地人，这才心定了，和白人没有任何关系的部落之中就有金发女人。她见过黑人的婴儿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金色短发，不过按照常规，随着孩子长大，金发一定会变黑。库那尔都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是那样，所有的土著孩子刚出生时都是蜂蜜一样的颜色。他们的皮肤由于阳光的暴晒而变黑，所以到他们蹒跚学步的时候，他们的皮肤就像躺在红土地上的石子一样呈古铜色，熠熠闪光，但他们的头发变黑较慢。贝西夫人认为女人们像她的女仆一样天天洗头，头发保持金色的时间就更长。

从那以后，每当天蒙蒙亮的时候，库那尔都就和米尼、班道格拉一块从营地过来，用贝西夫人把油脂和木灰搅在一起做成的肥皂洗头；在大风车旁边的棚子里洗燥，换上干净的蓝裙子来到厨房。贝西夫人亲自教她们怎么用沸水洗盘子，让肥皂起沫儿，怎么打扫游廊、卧室、饭厅和起居室。起初，库那尔都不住地笑，咯咯地笑，好像她正在做的事多好玩似的，后来就想念起其他的孩子，每当他们走近房宅她就跑出去和他们玩，或是追逐贝西夫人白母鸡而忘了去洗盘子、打扫屋子。

贝西夫人说话尖刻，当库那尔都和瓦那、巴迪在菜园里翻筋斗

弄脏了一条新裙子时，贝西夫人真地生气了。

毫无疑问，库那尔都又笨又懒。桌子擦得不是很干净，针线活也做不好，她本可以做得更精细。

“你是个不中用、贪玩调皮的小女孩，库那尔都，”贝西夫人责怪说，“如果你不愿好好做事，干脆别干！”

库那尔都低下头，满脸愠怒，一声不吭，眼睛转向一边。

“如果你不想学，辛辛苦苦教你又有什么用？”贝西夫人生气地问，“天知道我去了后谁来照顾休！”

库那尔都的眼睛朝她的方向斜着，听到这些又移开了。

“当然，”贝西夫人说，“这就是我为什么尽我所能地培养你、教化你。米尼和我不会长生不老，到时候谁来照顾休呢？我想，他会结婚的，即使如此，我也希望他能有一个能干、忠实的人照顾他。米尼就是那样对我的，如果你对休能有一半……”

从那以后，她们好像订了个新合同，库那尔都踏踏实实地干事，不再追母鸡，不再坐在开满白花的树下唱歌了。清早，该在屋里忙的时候也不再出去和巴迪、瓦那玩耍了。

她跟着贝西夫人从早忙到晚，贮藏室里忙、菜园里忙，或是到小棚里去修马具和鞍座、硝皮、制肥皂。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和米尼、班道格拉一起返回营地。贝西夫人则在宽敞明亮的屋里算账、写信、读书，听索尔·哈代讲故事，或是盘算着当年或以后几年牧场的经营策略。库那尔都每每和族人们坐在营地的火堆旁唱歌的时候，就看见姆迈屋子里昏黄的灯光像眼睛一样眨呀眨的。

库那尔都可不喜欢那样一个人睡，每晚朝星光下那所白房子望去，她就为姆迈担心，怕四下无人的时候鬼怪或什么邪恶的东西猝然降临。早上发现贝西夫人安全地睡在床上，她总是很高兴，在她醒来之前捧一杯茶开心地守在一边。

贝西夫人承认，她的确喜欢上了库那尔都了，她忽闪着一双忧郁坚定的眼睛，赤裸着双足，轻轻地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贝西夫人的